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安德洛波夫上臺後的蘇聯外交動向

doi:10.30390/ISC.198303_22(6).0001

問題與研究, 22(6), 1983

Wenti Yu Yanjiu, 22(6), 1983

作者/Author：畢英賢

頁數/Page：1-1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3_22\(6\).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3_22(6).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安德洛波夫上臺後的蘇聯外交動向

畢英賢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病故，十二日蘇共中央非常全會「全體一致」選舉安德洛波夫接任蘇共黨魁之職。在全會上，安德洛波夫保證在執行進一步加強蘇聯經濟與國防力量的任務上的「延續性」，增進蘇聯人民的福祉，鞏固和平^①。安德洛波夫被選為蘇共總書記雖未獲得全體政治局委員的支持，但是大部分委員是支持他的^②。在蘇聯共黨政權中，領導權的轉移，通常分兩個階段，一是權力的獲得，一是權力的鞏固。安德洛波夫輕易地取得領導權後，就開始了鞏固權力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他的作風溫和，但對於濫用職權者予以嚴厲制裁。至今，無論就人事安排或政策方針言，蘇聯領導仍處在過渡期中，但是此次過渡表現得穩定與安靜，是蘇聯歷史上比較平穩的一次權力轉移。安德洛波夫的主要競爭對手車爾年科（K. U. Chernenko）仍居要職，負責領導意識形態與對外政策工作，與當年蘇斯洛夫（M. S. Suslov）地位相當。

安德洛波夫所接掌的蘇聯，面臨眾多經濟、政治及民族問題。毫無疑問，蘇聯領導為了集中精力解決內部或其他更迫切的問題，勢將設法降低與美國間的緊張程度。於是，安德洛波夫上臺後不久，即對美國展開和平攻勢，使雷根總統處於招架的地位。因此，美國若干決策者把蘇共新領袖的上臺視為一個問題，而不是一個機會^③。往昔，布里茲涅夫執政時，蘇聯政府動作緩慢，易於捉摸。如今，這一情形已一去不復返。安德洛波夫動作快捷，犯錯的可能性極小。例如，雷根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建議召開美蘇高峯會議，以簽署一項以「零方案」為基礎的武器協定，安德洛波夫在幾個小時之後就予以拒絕。

在作風方面，安德洛波夫領導下的新領袖們，顯得實事求是，不急躁；安德洛波夫個人也表現一派新作風，有活力、果斷、自信、溫和。他接任總書記後，起步很快，尤其在外交方面，與當年布里茲涅夫大不相同。在政治權力上，雖然進行人事更動，

註① 「蘇共中央全會公報」，〔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一頁。

註② 納得·泰姆科（Ned Tenko），「從布里茲涅夫到安德洛波夫」，〔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日，第十四頁。

註③ 賽姆斯（Dimitri K. Simes），「安德洛波夫問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三年二月九日，第二十二頁。

但避免大批整肅，至今尚未觸及最高階層；同時，已更動之黨政主管，有些在布里茲涅夫死前業已決定^④。就對外關係意義言，卡匹查（M. Kapitsa）及康甫立克托夫（V. Kompletov）升任外交部副部長，頗值得注意，後者是美國問題專家，前者是中國問題專家。在行政改革方面，亦採取小步政策。

一般說來，安德洛波夫在政策方面，至今並無重大改革，祇是繼續努力實現布里茲涅夫時代業已確定的目標。這些目標是：緩和和美蘇關係，中共與蘇聯關係正常化，武器控制，消除國內經濟積弊。

蘇共新黨魁的首次重要報告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成立六十週年。在整個一九八二年中，蘇共為慶祝這個日子曾作出廣泛而深入的宣傳，預期在當天達到最高潮。布里茲涅夫之死，多少沖淡了「佳節」氣氛。雖然如此，這個節日的政治意義仍很重要。為了慶祝這個節日，蘇共中央、蘇聯最高蘇維埃、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⑤舉行了聯合會議，安德洛波夫作出了他升任蘇共總書記後的首次重要報告。這個報告^⑥與以往蘇共領袖特別是布里茲涅夫的報告比較，非常簡短。出乎一般觀察家意料，他在報告中未曾談論最受人注視的國內經濟問題。

安德洛波夫的報告分兩個部分，先談論蘇聯的民族政策，後闡述蘇聯對外政策方針。俄羅斯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飽受壓迫，被稱為「民族的監獄」。列寧一心要解決這個問題，他的目標是「不僅要把各民族聚集在一起，而且要使他們一體化」，因此近年來蘇共創一個名詞「蘇維埃人」^⑦以作為蘇聯各民族的總稱。但是，民族問題仍是蘇共政權的棘手問題，隨着經濟與文化進步，各民族的民族意識也繼續增高。

在對外政策方面，安德洛波夫說，自從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後，一種新型態的國際關係開始形成，其基礎是意識形態的一致、共同的目標與同志式的合作，而其中心則是「社會主義國際主義原則」。他說，在對外關係上，「社會主義各國」過去雖有成就，但如今仍面臨很多的嚴肅問題，如「捍衛社會主義成果與價值不使受到帝國主義的攻擊，共同為持久和平與和解而奮鬥，進一

註④ 同註②。

註⑤ 一九二二年蘇聯成立之時，加盟者有四：外高加索、白俄羅斯、烏克蘭、俄羅斯。至一九六三年時已增至十五個，其中俄羅斯聯邦高大；俄羅斯人在政治上也自然地佔了優勢。

註⑥ 安德洛波夫，「蘇聯六十年」，「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⑦ 「蘇聯憲法」前言，「真理報」，一九七七年十月八日。

步改善政治合作，最後，予經濟一體化以新的推進力」。易言之，這些乃是蘇共為東歐各國共黨國家所確定的共同對外政策方針。同時，安德洛波夫向東歐各國保證，「蘇聯將盡最大努力以使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更強大、更繁榮」^⑧。

安德洛波夫重申，蘇聯仍將為消滅殖民主義而鬪爭、尊重不結盟運動、與世界各國合作。不過，他認為，西方國家尚未放棄對共產國家進行經濟作戰、干涉內政的圖謀，並試圖贏得軍事優勢。針對華盛頓所談論的「有限」、「持久」等核子戰爭，安德洛波夫說，任何核子旋風一旦發生，都將失去控制，造成世界性災難；因此，不能容許任何核子戰爭發生。蘇聯曾片面宣佈「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的承諾，並期望其他國家跟進。但是，西方國家並未如此做，主要理由是，華沙公約組織的傳統軍備已佔了優勢。蘇共新任總書記否認這個理由的正確性，但表示贊同雙方限制與縮減傳統軍備，並準備與西方同時宣佈，不首先使用傳統與核子武器^⑨。

蘇共新領袖認為，降低核子戰爭的主要大道是：美蘇雙方達成限制與縮減戰略核子武器的協議。這一協議應不使任何一方受到傷害。安德洛波夫批評美國的立場說，華盛頓內心祇要蘇聯單方面縮減「戰略潛力」，而自己卻可任意建立核子軍備。因此，蘇聯政治領袖宣稱：「我們準備削減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戰略軍備；美國的軍備也必須作出相應的縮減」^⑩。

目前，美國正在擬議製造MX飛彈。對此，蘇共中央發出警告說：「任何進一步增建軍備的計劃皆不能迫使蘇聯作片面的讓步。我們將被迫抗衡美國方面的挑戰，部署相應的武器系統，以類似的飛彈抗衡MX飛彈，以我們正在試驗中的長程巡弋飛彈抗衡美國的長程巡弋飛彈」^⑪。

在當前行動迅速、現代武器威力下，任何細小的意外、錯誤估計或技術故障皆可能導引悲劇性的後果。因此，必須採取增進互信的措施。在這方面，安德洛波夫強調，必須「把手指離開扳機，在各種武器上加上保險蓋」，並「使情況正常化，不鼓動敵視與仇恨，不作核子戰爭宣傳……停止軍備競賽，恢復國家間平靜與相互尊敬的關係，恢復和解」^⑫。

歐洲中程飛彈問題，在今（一九八三）年底以前，必須尋求解決之道。安德洛波夫在他的報告中作出新的建議：蘇聯將在歐洲保留與法國及英國相等數目的飛彈」。也就是說，蘇聯將縮減數百枚飛彈，包括數十枚SS-20飛彈。如果，英、法飛彈減少

註⑧〔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⑨〔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⑩〔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⑪〔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⑫〔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蘇聯亦將相應地削減。安德洛波夫稱這項建議是解決歐洲中程飛彈問題的「誠實」的「零方案」^⑬。這個建議並未得到美國的肯定反應。

華約首腦會議對世局的評估

一九八三年元月四、五兩日，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波蘭、羅馬尼亞、捷克等國家的黨政首腦在布拉格舉行華沙公約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這是華沙公約的高峯會議。此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檢討歐洲情況並就其他若干國際問題交換意見。這雖然是兩年一次的例會^⑭，但是由於是安德洛波夫上臺後的首次會議，其意義也就非比尋常。第一，這是蘇聯以外的華約國家首腦對安德洛波夫作為華約組織新的、實際領袖的確認；第二，在蘇聯新領導下，統一對國際問題的評估與政策方針。會後，發表了「政治宣言」^⑮。

在政治宣言中，他們認為，目前的局勢深具危險性。作為不同社會體制國家間相互關係的理智基礎——和平共存原則——已被動搖，七十年代內已開始的「國際關係健康化」過程正面臨威脅，對抗代替了合作，軍備競賽正進入一個新的、更加危險的時期。在他們的理解中，西方國家的統治階層所執行的是「實力政策」，力圖鞏固與重分「勢力範圍」。在經濟與科技正常發展的道路路上，出現了障礙；經濟「制裁」與禁運變成為政治的工具，使現存經濟問題的解決愈益困難；軍事開支成為各國人民的沉重負擔，使經濟與社會發展滯緩^⑯。

在二十世紀末，人類面臨全球性的社會經濟、人口及生態問題。目前全世界已達成的生產力、科學與技術本來有可能提供所需的物質與知識資源，以解決這些重大的問題，但是，華約首腦們表示，由於西方若干勢力試圖維持很多國家的落後現況、分化他們並使他們相互反對，以致為解決這些全球問題的國際合作不能順利發展。整個國際情勢因此日益複雜化，國際緊張升級，核子戰爭威脅增大。雖然如此，仍有很多人人民有決心終止實力與對抗政策，確保和平與國際安全，維護國家間尊重國家獨立與主權、邊界不可侵犯、不干涉內政、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平等、自決及其他公認的原則。引述這些現象後，東歐首腦們表示有信

註⑬〔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⑭一九七八年在莫斯科召開，一九八〇年在華沙召開。

註⑮「華沙公約參與國家的政治宣言」，〔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

註⑯〔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

心克服國際關係的危險階段。他們說：「現存的演變過程必須、而且能夠予以制止，並可按各國人民的願望重新定向」^①。顯而易見，華沙公約組織高峯會議在「政治宣言」中對當今局勢的評估，絕大部分是蘇共的意見，透過會議成爲華約組織共同的見解。事實上，國際關係確實緊張、充滿危機。但是，在說明國際緊張的原因時，蘇聯把責任完全推諉於西方國家，是非常不客觀的。七十年代底與八十年代初，國際和解氣氛消失，「冷戰」再現，蘇聯難辭其咎。在七十年代內，蘇聯打着和解的旗幟頗有斬獲，諸如南越、寮國、高棉、安哥拉等國的赤化，蘇聯軍事力量趕上美國。一九七九年底，蘇聯悍然以軍事力量干涉阿富汗，加緊南下步伐，進逼波斯灣，使西方尤其美國猛然警覺，採取反制措施。於是，東西方之間的緊張加劇；而蘇聯支助波蘭共黨政權鎮壓波蘭工人自由工會運動，使東西關係更加惡化。

如今，安德洛波夫藉着東歐集團首腦的口，強調「國際緊張與危機」，乃是爲了他的「和平攻勢」鋪路。

安德洛波夫「和平攻勢」的內容

在華約「政治宣言」中，也可看出安德洛波夫和平攻勢的內容，其概要如後：

共產集團首腦們認爲，美國及其若干盟友的軍備政策將損及國際安定，因爲該政策的目標在追求軍事優勢；同時，美國的一先發制人核子攻擊」、「有限核子戰爭」、「持久核子衝突」等戰略概念與思想將危害和平，因爲其基本假定是：「首先使用核子武器者，可以贏一場核子戰爭」。蘇聯方面說，發動並贏得一場核子戰爭的任何想法皆屬狂妄輕率。核子戰爭一旦爆發，即無贏家。蘇聯威脅說，以這種想法爲基礎的軍事政策必然產生非常危險的後果，因此必須立即採取行動，限制並進而裁減軍備^②。東歐政治領導者們共同表明，在這方面，有關國家，特別是核子大國，必須首先表明其政治意願與合作準備，打破限武僵局，達成禁止增建武裝力量與軍備的協議，蘇美相互凍結核子戰略武器，擬訂分階段核子裁軍綱領。他們表示，在若干具體問題上必須加速達成協議，以便：(一)儘快擬訂「徹底而普遍禁止核子武器試驗條約」草案；(二)加速擬訂「禁止與消除化學武器國際公約」草案；(三)着手擬訂「禁止中子武器公約」草案；(四)立刻開始討論禁止在外太空部署任何形式的武器；(五)儘快完成「禁止放射線武器公約」；(六)加速解決對非核子國家安全保證問題。他們希望，有更多國家在「核子武器不擴散條約」上簽字，並達成一項國際協議；在目前沒有部署核子武器的國家中不部署核武器，在已部署核武器的國家不再增加^③。

註①〔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

註②〔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

註③〔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

由於傳統武器日益改善，愈來愈可怕，有必要重新作出努力以降低傳統軍備與武裝力量；開始討論限制海軍活動與裁減海軍軍備。華約組織領袖們同時重述他們過去所提過的主張，撤除海外軍事基地、撤回海外駐軍；呼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約組織直接談判，討論如何達成不增加軍費、進而削減軍費的協議，把節省下來的開支用於經濟與社會發展，援助開發中國家^②。

以蘇聯為首的華沙集團認為，加強歐洲安全是消除戰爭威脅、維護普遍和平的任務的主要部分，原因是：大量軍備集中在歐洲，同時兩個軍事集團在歐洲直接接觸。他們聲言，北約組織集團決意在若干西歐國家部署新型美國中程飛彈，對歐洲國家構成最嚴重的威脅。因此，他們要阻止歐洲核子武器競賽和限制歐洲軍備，而最佳解決之道，則是完全消除歐洲核子武器。如果這種真正的「零」方案不能達成，則可先在平等與對等安全原則的基礎上大量削減歐洲的中程核子武器。目前，美蘇正就限制歐洲核子武器進行談判，至一九八三年年底若無任何結果，則北約組織國家將開始部署新型美國中程飛彈。因此，所剩時間不多，東歐國家尤其是蘇聯對此頗感不安，所以他們呼籲所有歐洲國家盡力促進美蘇談判，使其順利進展^③。

華約高峯會議的參與者們主張，消除歐洲土地上的化學集體屠殺武器；重申縮減中部歐洲軍事力量及軍備的願望，相信維也納會議有可能在一、二年內達成一些協議。他們建議在北歐、巴爾幹及歐洲其他地區建立無核子地區，使地中海成爲一個和平與合作的地帶。歐洲現存的情況尤其需要各國共同努力追求和解、和平與裁軍政策，因此他們促請馬德里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儘早獲得結果，簽署一項內容平衡的最後文件。東歐國家建議，在歐洲各國間，發展有利的相互接觸：(一)繼續並擴大各階層的政治對話與諮商；(二)擴展貿易、工業、農業、科技諸方面的合作；(三)擴展文化交流。在波蘭問題上，他們同意波共政府的立場，任何外來的干涉皆違反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

「政治宣言」聲言，無論世界性的或區域性的問題皆可以以和平方法解決。他們呼籲，北約組織成員國家不要將其活動區域擴大，尤其不可延伸至波斯灣；建議把印度洋列爲「和平區域」；譴責以色列的入侵黎巴嫩；主張終止伊拉克與伊朗的戰爭；和平解決「非洲之角」的衝突；贊成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談判；同意在平等和民主的基礎上重建國際經濟關係。

歐洲乃至國際情勢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北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兩大集團間的相互信任，它們之間任何武裝衝突皆會爲全體人類帶來嚴重後果。華約組織曾建議，解散這兩個集團，並把解散它們的軍事組織作爲初步措施。在這次華約高峯會議上，蘇聯集團的首腦們再度提出這個建議，表示準備與北約成員國家簽結協議，逐漸降低雙方的軍事活動。在安德洛波夫的領導下，他們向北約國家提出了一個新建議：兩個集團簽結「互不使用軍事力量與維持和平關係條約」。這個條約的核心是，兩方面互相

註② [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

承諾不首先使用核子或傳統武力攻擊對方²²。

以上所列乃是華沙公約最高權力機關在安德洛波夫領導下所宣告的共同的對外政策方針，其實也就是蘇共新領導下蘇聯政府對外政策的綱領，其內容大部分是陳腔濫調，和一些或舊或新的建議。而其要義不外：裁軍、和解、安全與和平。在這些建議中，頗多陷阱，這也就是西方對東歐集團建議反應冷淡的基本原因。

蘇聯對外關係基本動向

在布里茲涅夫時代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參與外交最高決策的人，除了布里茲涅夫本人外，尚有蘇斯洛夫、基里林科（A. Kirilenko）與柯錫金。如今這些人已從蘇聯政治舞臺上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安德洛波夫、車爾年科、烏斯汀洛夫（D. Ustinov）（國防部長），及葛羅米柯、契浩諾夫（N. Tikhonov）（部長會議主席）。後五人構成目前對外政策最高權力圈，他們的外貌和作風與前四人極大不同之處。他們的作風比較溫和、現實，且富工作經驗。但是，這並不能表示他們所制訂的政策一定是溫和的。由於國內政治的要求，或國際環境所出現的機會或限制，他們的對外政策也許較富彈性，但不一定易於對付²³。

在布里茲涅夫臨死之前，美國與蘇聯的關係已達於最低潮，很多問題都成僵局，難以化解。因此，安德洛波夫上臺之初，首要任務是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同時，當今美國境內絕大多數民眾也希望美國政府與蘇聯尋求「較佳關係」²⁴。安德洛波夫接任蘇共總書記後，毫不遲疑地對美國發動一連串和平攻勢。

首先，蘇聯方面要求美國像蘇聯一樣，聲明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華盛頓方面認為這是一記花招，美國如作出這種聲明，勢將削弱北約組織對蘇聯侵略的嚇阻能力。蘇聯表明，將把自己已部署在歐俄地區的六百多枚中程飛彈削減到一六二枚，與英國及法國現已部署的中程飛彈數目相當等，其條件是美國停止在西歐部署五七二枚新型中程飛彈。白宮拒絕了這建議，並指責蘇聯的目的仍是維持在歐洲的優勢。蘇聯又建議，美蘇戰略洲際飛彈各減少百分之二十五。這一建議雖得到美國一些領袖的認可，並對蘇聯領袖恢復一點信心，但美國國防部、國務院及其他官員仍認為，這個建議只對蘇聯片面有利²⁵。一九八二年底，安德洛波夫再度提議與雷根舉行首腦會議；一九八三年初，華約高峯會議提議，華約與北約組織兩個集團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對於後者，美

註²² [真理報]，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

註²³ 賽姆斯（D. Simes），「安德洛波夫下的國家安全」，〔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一九八三年元月至二月號，第三十八頁。

註²⁴ 哈希（J. Harsch），「一九八三年美國與蘇聯」，〔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三年一月四日，第二十二頁。

註²⁵ 希維得（B. Schweid），「在武器談判的宣傳上，蘇聯佔上風」，〔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國尚無具體答覆，不過在目前兩個集團正處於緊張關係的情況下，這個提議的實現性很小。對於前者，雷根已經答應，不過認為目前時機尚未成熟。一九八三年新年，安德洛波夫透過美國政治觀察家的訪問向美國人民說，蘇聯人與美國人正面臨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戰爭的威脅。因此兩個國家要共同採取措施²⁶。

這一連串的「和平攻勢」，幾乎使雷根難以招架，而在歐洲則已獲得一定的反響，對美國的輿論與民意也漸漸發生影響。因此，美國總統雷根不得不在「國情諮文」中說：「我們與蘇聯的關係是我們和平戰略的心臟……我們準備在蘇美關係上作積極性的轉變。但是，蘇聯必須以行動來表現……」²⁷。

蘇聯指控美國，要在全世界推行「美國控制下的和平」²⁸，而美國方面也認定，蘇聯在推行「蘇聯控制下的和平」²⁹。無論誰領導蘇聯，其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不會變更，那就是：不用戰爭就可征服美國。為此，蘇聯採取了和平共存的雙重政策：避免核子戰爭與支持民族解放戰爭³⁰。在這個方針的指導下，蘇聯對外關係自然要追求「和平」與「和解」。這也是未來美蘇關係中的基本特徵。

目前，蘇聯亟欲在日內瓦的管制軍備談判上與美國達成協議，其原因至少有二：（一）阻止或打亂美國今年十二月在西歐部署中程核子飛彈；（二）使蘇聯可以把較多的資源用來改善國內不妙的經濟。因此，蘇聯將使用一切可能的策略迫使美國讓步。第一，莫斯科以強硬措辭警告說，蘇聯在任何軍備競賽中，將與美國週旋到底；第二，蘇聯將繼續鼓勵歐美的和平運動，迫使雷根軟化立場，延遲部署美國的新型中程核子飛彈；第三，蘇聯暗示它在未來的管制軍備談判中，願意採取彈性立場³¹。在中程飛彈的部署問題上，蘇聯與美國最近向西歐積極進行外交戰與宣傳攻勢。一月，蘇聯外交部長訪問西歐；二月，美國副總統訪問西歐。儘管若干西歐政府仍表示支持美國的立場，但是在社會輿論與人民情緒上，蘇聯似乎已佔了上風。

在對外關係上，蘇聯另一個基本方向在改善與中共的關係，以便集中全力執行國內「最高優先」的經濟改革³²。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是布里茲涅夫近年來大力推行的政策，安德洛波夫上臺後，不僅未予變更，反而有加速的趨勢。布里茲涅夫從蘇聯政治

註²⁶ 「安德洛波夫答美國政治評論員金絲柏格·史密特的問題」，〔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²⁷ 「國情諮文」（一九八三年元月三十一日），*Background*，第十四頁。

註²⁸ 馬卡諾夫（E. Makarov），「在算計之中」，〔新時代〕（*Novoe Vremya*），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第八頁。

註²⁹ 羅斯托夫（Eugen V. Rostov）在接受A P V電話訪問中的用語，〔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註³⁰ 李德（W. Little），「隱蔽戰：另一個必要的選擇」，*Air University Review*，一九八二年，九、十月號，第六十六頁。

註³¹ 「世界：下次危機地點」，〔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八三年一月三日，第三十九頁。

註³² 鮑威（R. Bowie），「安德洛波夫之下的美蘇關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二頁。

舞臺上消夫後，蘇共喉舌及新總書記都一再強調蘇聯政策的延續性，對中共的正常化政策自亦不會例外。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旬，中共外長黃華赴莫斯科參加布里茲涅夫的葬禮，在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招待會上，安德洛波夫「用有力的握手歡迎黃華」，並與他交談三分鐘，是這次宴會上安德洛波夫與外國客人交談最長的一次。十一月十六日，黃華與葛羅米柯會晤，就改善雙方關係交換意見，這是二十年來的首次。蘇外長說：蘇聯政府極重視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二人共同表示：中共與蘇聯的政治對話將予繼續³³。

雙方的政治對話將於今年三月初在莫斯科繼續舉行，值得注意的是，在雙方恢復磋商的前夕，蘇聯的權威評論員鮑文（A. Bovin）到「北平進行訪問」。他是中共和蘇聯於六十年代分裂後的第一名訪問中國大陸的高級新聞人員。據推測，他可能携有安德洛波夫的函件或一些建議案，以便會商時中共可作出較具體反響及進行較詳細與有意義的討論³⁴。總而言之，中共蘇聯關係正常化雖是一個緩慢而複雜的過程，但將會有一定的進展。

此外，在蘇日關係上，蘇聯雖有心改善，但是舊有的領土問題，加上去年九月日本同意美國從一九八四年起將數十架F十六高性能戰鬥飛機駐防日本，遂使雙方新登臺的領袖難以改善雙方的關係。最近，蘇聯批評日本中曾根政府說，東京方面正步上軍國主義化道路，在美國的壓力下，準備加入國際水平的對抗³⁵。顯而易見，在中曾根政府的領導下，日本與蘇聯關係難以有重大改善。在阿富汗，蘇聯用兵三年，進退維谷。安德洛波夫也不會有仙丹妙方即刻解決問題。他既不能戰勝阿富汗的游擊隊，又不願放棄阿富汗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南下基地。在這種情形下，他祇有重彈布里茲涅夫的老調，企圖誘使有關方面接受蘇聯版的「政治解決」，但是阿富汗游擊隊與有關國家是不會答應的。

在一九八二年內，由於蘇聯無能與不願干涉以色列對黎巴嫩的攻擊，由於布里茲涅夫不願蘇聯、伊拉克友好條約而在伊拉克、伊朗戰爭中袖手旁觀，使蘇聯與中東一般關係顯得冷淡。最近，在安德洛波夫的領導下，蘇聯正在調整其在中東的地位，例如，對敘利亞增加軍事援助，恢復對伊拉克的援助，派遣由蘇聯回教徒率領的「非官方」代表團訪問阿爾及利亞與黎巴嫩等國家。種種跡象顯示，蘇聯正在做基礎工作，到今年稍後將要大力推進，以與美國在中東一爭長短³⁶。

不久，第七屆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即將在印度新德里舉行，蘇聯已表示意見，希望這次不結盟會議，不能對蘇聯和美國保持等距離，不能奉行同時反對兩個超級大國政策，而該當把蘇聯作為「天然盟友」³⁷。這僅是言論，實際上，蘇聯勢將進行各種可

註33 [真理報]，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註34 AP北平電，[英文中國日報]，一九八三年二月十八日，第四頁。

註35 龐朵娜（Yu Bandura），「日本：『全球』野心的序房」，[消息報]，一九八三年二月十日，第五頁。

註36 萊特（R. Wright），「克宮試圖改善與阿拉伯世界的關係」，[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八三年二月二日，第十二頁。

註37 [大公報]，一九八三年二月十日。

能的活動，以爭取這個第三世界中最大的「集團」。

結 論

很多學者認為，蘇聯是天生的擴張主張者，這個擴張主張不會因和解而受阻。相反的，蘇聯曾藉着和解而增加自己的軍事力量。在安德洛波夫的領導下，蘇聯對外政策的目標也不會變；可能變的只是追求這些目標的策略與作風。蘇聯實踐其擴張綱領的戰略藍圖是：使西歐與美國及加拿大分裂，全面控制歐亞大陸，強取中東及非洲，以軍事優勢迫使亞太地區國家俯首稱臣。屆時，已被孤立的美國別無選擇，祇有任憑宰割。

在追求戰略目標時，蘇聯儘力避免核子戰爭，講求和平、和解。在和平的狀況下，蘇聯可以把潛在的戰時戰略目標轉變為平時可以實現的政治目標；藉外交主動並輔以戰爭威脅以達成這些目標。這就是蘇聯「不戰而勝」戰略的核心。

儘管蘇聯共黨新領導強調和平、和解、裁軍；但是有一個基本方向不會變：維持一定程度的軍事力量，不容美國佔優勢。此外，蘇聯仍將繼續直接或間接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力量，期待西方聯盟間危機的加深，寄期中南美洲的衝突與內戰將吸住或弱化美國。蘇聯的決策者們也想在中東作小小的投資，以增加自己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在目前的條件下，蘇聯在國際政治中的基本策略是混水摸魚，但對任何糾紛避免直接介入。